

季羡林 著 邓九平 编

季羡林

散文全编

二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浮花浪蕩豈真芳
語朴情醇是正行
和是先生
文以好為同野
老話家
常

題羨林教授散文匯
編一絕

九六雙

新秋文

季羨林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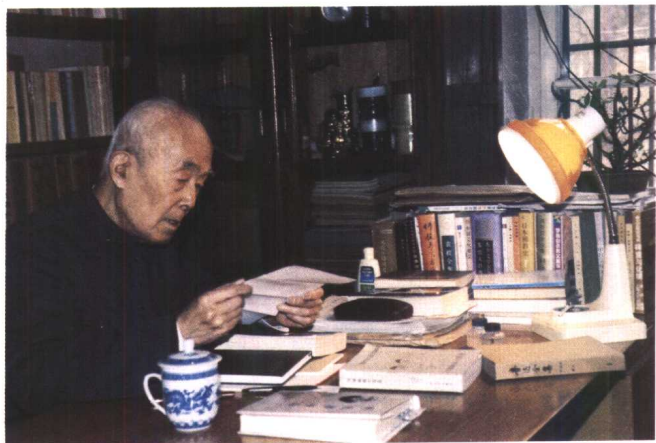
邓九平 编

季羨林散文金编

■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

二





▲ 李美林与钟敬文（左四）、郭预衡（左五）、乐黛云（左二）、李玉洁（左一）

▼ 李玉洁（左一）、梁披云（左二）、乐黛云（右一）与李美林



季羨林散文全編

■

季羨林

著

邓九平

編

■

責任編輯

李晓霖

封面設計

钟
嵘



1980

- 西谛先生 ^ 1
游唐大招提寺 ^ 10

1981

- 清华颂 ^ 16
德国学习生活回忆 ^ 18
下瀛洲 ^ 23
富春江上 ^ 28
星光的海洋 ^ 34

1982

- 《还乡十记》小记 ^ 38
临清县招待所 ^ 41
——《还乡十记》之一

聊城师范学院 ^ 46

——《还乡十记》之一

五样松抒情 ^ 52

——《还乡十记》之一

我和济南 ^ 57

——怀鞠思敏先生

赞西安 ^ 60

观秦兵马俑 ^ 63

德里风光 ^ 70

1983

别稻香楼 ^ 73

——怀念小泓

兰州颂 ^ 79

1984

火车上观日出 ^ 81

富春江边 瑶琳仙境 ^ 85

深圳掠影 ^ 91

1985

黎明前的北京 ^ 95

同声相求 ^ 98

——参加印度蚁垤国际诗歌节有感

- 我和书 ~ 102
一座精美绝伦的汉白玉雕像 ~ 104
 ——一个幻影
在德国——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~ 106
登蓬莱阁 ~ 108
海上世界 ~ 114

1986

-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~ 118
 ——悼念朱光潜先生
我和外国文学 ~ 124
槐 花 ~ 132
我的童年 ~ 135
日本人之心 ~ 145

1986

- 写作《春归燕园》的前前后后 ~ 155
一个影子似的孩子 ~ 164
游石钟山记 ~ 167
登庐山 ~ 170
尼泊尔随笔 ~ 174

1987

- 1987 年元旦试笔 ~ 208

遥远的怀念	~	210
怀念西府海棠	~	218
赞“代沟”	~	223
怀念衍梁	~	227
法门寺	~	231
悼念曹老	~	237
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	~	241
重返哥廷根	~	247
为胡适说几句话	~	256

1988

梦萦未名湖	~	262
——《精神的魅力》代序		
我与百花	~	268
悼念姜椿芳同志	~	270
回忆梁实秋先生	~	273
我的自述	~	277
虎门炮台	~	283
北京忆旧	~	287
梦萦水木清华	~	291
晨趣	~	295
悼念沈从文先生	~	298

室伏佑厚先生一家 ^ 304

寿寿彝 ^ 310

1989

我爱北京 ^ 313

怀念丁声树同志 ^ 318

月是故乡明 ^ 320

1990

忆念胡也频先生 ^ 323

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^ 329

诗人兼学者的冯至（君培）先生 ^ 334

神奇的丝瓜 ^ 341

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 ^ 345

——悼念冯芝生（友兰）先生

1991

八十述怀 ^ 352

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^ 357

洛阳牡丹 ^ 363

藏书与读书 ^ 366

老年谈老 ^ 369

记周培源先生 ^ 374

我和北大图书馆 ^ 379

1992

- 老猫 ^ 382
寿作人 ^ 393
《延边行》小引 ^ 400
我在延吉吃的第一顿饭 ^ 402
延吉风情 ^ 407
观天池 ^ 412
美人松 ^ 418
园花寂寞红 ^ 423
幽径悲剧 ^ 426
人间自有真情在 ^ 431
逛鬼城 ^ 434

西谛先生

西谛先生不幸逝世，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时，我正在莫斯科。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，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是震惊多于哀悼，惋惜胜过忆念，而且还有点惴惴不安。当我登上飞机回国时，同一架飞机中就放着西谛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。我百感交集。当时我的心情之错综复杂可想而知。从那以后，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内，我不时想到西谛先生。每一想到，都不禁悲从中来。到了今天，震惊、惋惜之情已逝，而哀悼之意弥增。这哀悼，像烈酒，像火焰，燃烧着我的灵魂。

倘若论资排辈的话，西谛先生是我的老师。30年代初期，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。但是从小学起，我对中国文学就有浓厚的兴趣。西谛先生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

授，在清华兼课。我曾旁听过他的课。在课堂上，西谛先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，掌握大量的资料，讲起课来，口若悬河泻水，滔滔不绝。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，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。

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点所谓“教授架子”。在中国话里，“架子”这个词儿同“面子”一样，是难以捉摸，难以形容描绘的，好像非常虚无缥缈，但它又确实存在。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，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。在他们心里，在别人眼中，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，不食人间烟火，而实则饱饕粱肉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，青云直上，成了羡慕的对象。存在决定意识，因此就产生了架子。

这些教授的对立面就是我们学生。我们的经济情况有好有坏，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数，然而也不至于挨饿。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学生。处境相同，容易引起类似同病相怜的感情；爱好相同，又容易同声相求。因此，我就有了几个都是爱好文学的伙伴，经常在一起，其中有吴组缃、林庚、李长之等等。虽然我们所在的系不同，但却常常会面，有时在工字厅大厅中，有时在大礼堂里，有时又在荷花池旁“水木清华”的匾下。我们当时差不多都才二十岁左右，阅世未深，尚无世故，正是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时候。我们经常高谈阔论，臧否天下人物，特别是古今文学家，直抒胸臆，全无顾忌。幼稚恐怕是难免的，但是没有一点框框，却也有可爱之处。我们好像是《世说新语》中的人物，任性纵情，毫不矫饰。我们谈论《红楼梦》，我们谈论《水浒》，我们谈论《儒林外史》，每个人都努力发

一些怪论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记得茅盾的《子夜》出版时，我们间曾掀起一场颇为热烈的大辩论，我们辩论的声音在工字厅大厅中回荡。但事过之后，谁也不再介意。我们有时候也把自己写的东西，什么诗歌之类，拿给大家看，而且自己夸耀哪句是神来之笔，一点也不脸红。现在想来，好像是别人干的事，然而确实是自己干的事，这样的率真只在那时候能有，以后只能追忆珍惜了。

在当时的社会上，封建思想弥漫，论资排辈好像是天经地义。一个青年要想出头，那是非常困难的。如果没有奥援，不走门子，除了极个别的奇才异能之士外，谁也别想往上爬。那些少数出身于名门贵阀的子弟，他们丝毫不担心，毕业后爷老子有的是钱，可以送他出洋镀金，回国后优缺美差在等待着他们。而绝大多数的青年经常为所谓“饭碗问题”担忧，我们也曾为“毕业即失业”这一句话吓得发抖。我们的一线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。在我们眼中，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，高不可攀。教授们自然也是感觉到这一点的，他们之所以有架子，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。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，不以为怪了。

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认识西谛先生的。

最初我当然对他并不完全了解。但是同他一接触，我就感到他同别的教授不同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。在他身上，看不到半点教授架子。他也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。他自己好像并不觉得比我们长一辈，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。他有时就像一个大孩子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他说话非常坦率，有什么想法就说了出来，既不装腔作势，也不以势吓人。他从来

不想教训人，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。当时流行在社会上的那种帮派习气，在他身上也找不到。只要他认为有一技之长的，不管是老年、中年还是青年，他都一视同仁。

因此，我们在背后就常常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。他当时正同巴金、靳以主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《文学季刊》，按照惯例是要找些名人来当主编或编委的。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，增加号召力量。他确实也找了一些名人，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些无名又年轻之辈，他也决不嫌弃。我们当中有的人当上了主编，有的人当上特别撰稿人。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，我们难免有些沾沾自喜。西谛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，除了鲁迅先生外，恐怕并世无二。说老实话，我们有时候简直感到难以理解，有点受宠若惊了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，又热爱他为人之亲切平易，于是就很愿意同他接触。只要有会，我们总去旁听他的课。有时也到他家去拜访他。记得在一个秋天的夜晚，我们几个人步行，从清华园走到燕园。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东门里面大烟筒下面。现在时过境迁，房子已经拆掉，沧海桑田，面目全非了。但是在当时给我的印象却是异常美好，至今难忘的。房子是旧式平房，外面有走廊，屋子里有地板，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级的住宅。屋子里排满了书架，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，整整齐齐地摆着珍贵的古代典籍，都是人间瑰宝，其中明清小说、戏剧的收藏更在全国首屈一指。屋子的气氛是优雅典丽的，书香飘拂在画栋雕梁之间。我们都狠狠地羡慕了一番。

总之，我们对西谛先生是尊敬的，是喜爱的。我们在背后

常常谈到他，特别是他那些同别人不同的地方，我们更是津津乐道。背后议论人当然并不能算是美德，但是我们一点恶意都没有，只是觉得好玩而已。比如他的工作方式，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。他兼职很多，常常奔走于城内城外。当时交通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。清华、燕京，宛如一个村镇，进城要长途跋涉。校车是有的，但非常少，有时候要骑驴，有时候坐人力车。西谛先生挟着一个大皮包，总是装满了稿子，鼓鼓囊囊的。他戴着深度的眼镜，跨着大步，风尘仆仆，来往于清华、燕京和北京城之间。我们在背后说笑话，说郑先生走路就像一只大骆驼。可是他一坐上校车，就打开大皮包拿出稿子，写起文章来。

据说他买书的方式也很特别。他爱书如命，认识许多书贾，一向不同书贾讲价钱，只要有好书，他就留下，手边也不一定就有钱偿付书价，他留下以后，什么时候有了钱就还账，没有钱就用别的书来对换。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贵的古籍，比如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、《玄览堂丛书》之类。他有时候也用这些书去还书债。书贾愿意拿什么书，就拿什么书。他什么东西都喜欢大，喜欢多，出书也有独特的气派，与众不同。所有这一切我们都都觉得很好玩，很可爱。这更增加我们对他的敬爱。在我们眼中，西谛先生简直像长江大河，汪洋浩瀚；泰山华岳，庄严敦厚。当时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，简直如小水洼、小土丘一般，有点微末不足道了。

但是时间只是不停地逝去，转瞬过了四年，大学要毕业了。清华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回到故乡去，教了一年高中。我学的是西洋文学，教的却是国文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“不结合